



希望不是

● 劉亞倫

一個醫學生的獨白

首先，我希望這不僅是一個「醫學生」的感想。
其次，我希望它不是一篇「獨白」。

A之一●人道觀之●

「我永遠不能只為自己的生命而生活，應該時時刻刻意識到我四周的生命。」

——阿爾拔特·史懷哲——

一個人在他完全成爲一個人以前，他必須永無止境地去爲達成一個人所應該做的而努力。這就是說，他必須時時刻刻想著一個目標——不是生活的，而是生命的理想。這個理想，促使他重視一切生命的存在，甚於自己被單

純地稱做一個「人」而感到自尊。他不會因任何理由——包括滿足一時的優越感——而對所有被人類區分爲「低等」的「動物」隨意加以迫害，而仍不會感到不安。他無權因爲自封爲「萬物之靈」就認爲自己的生命比非萬物之靈更重要或更有意義些。在尊重自己的生命之前，他必先尊重其他人的生命。殺死一隻螞蟻與殺死一個人同樣犯了戕害無辜生命的罪行。一個人必須瞭解：「人——萬物之靈」僅是一種理想，在他肯定自己爲一個「人」之前（即是：在他走上這個理想的道路上）他必須依照意識裏的責任感去決定他的生命、財物、權利與幸福，必須犧牲多少來奉獻給別人，或別個生命。由他自己去決定奉獻的程度。他享有主權去成爲一個「人」，或者完成一個人的幾分之幾，而無權藉著一個人的形象來否定其它的生命。

A之二·完人與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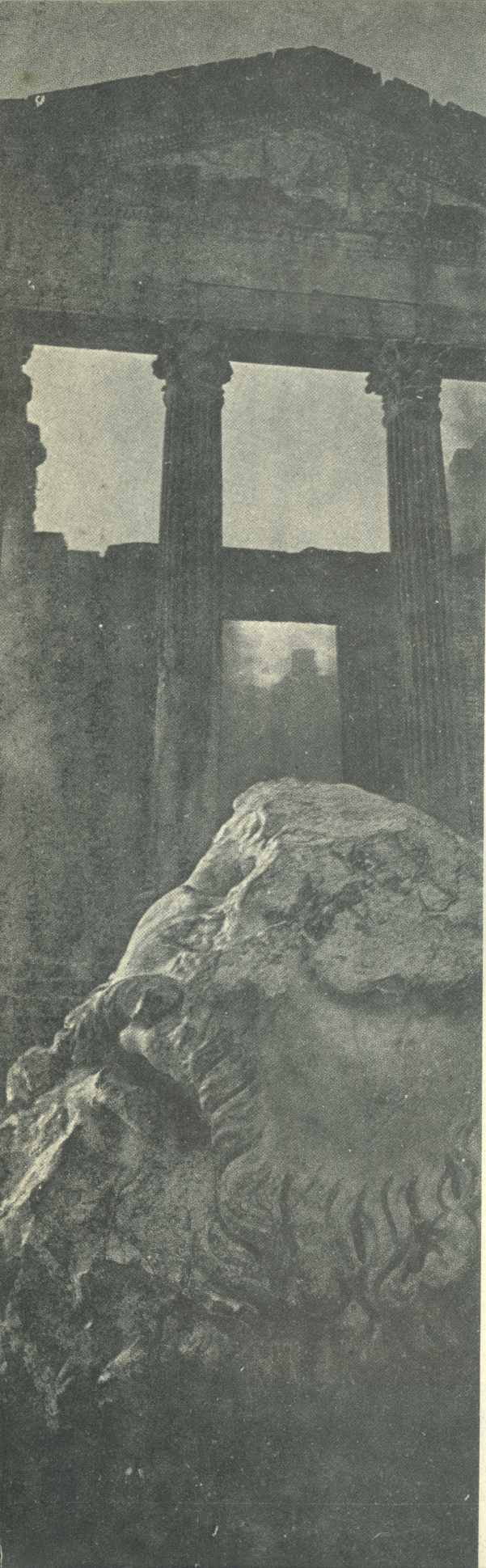
你有沒有聽說過「完人」這個名詞？你會否認真地考慮過「完人」該是怎樣的一個人？事實上，「完人」是一種理想，它不容許一個人為自己而生活——不容許學者只生活在他的知識學問裏；不容許藝術家只生活在他自我構築的天地裏；不容許一個成功的人認為他的事業已滿足了他所有的要求：

「完人」界定了生命的真諦，本身却是一個悲劇的角色，因為他永遠不會覺得自己的生命已經夠完美，他每一秒鐘都在想辦法使自己的生命更有價值些。

「善」是什麼？善並不是以一個人外在的行為來衡量的，即使一生都不

會犯過罪的人，我們能斷定他就是「善人」嗎？「犯罪」的定義又是什麼呢？我們永遠「找」不出一個真正的善人，因為，善僅僅存於自己的心中——而我們却無法窺知每一個人的心。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對其外在行為所聯想而產生的一種心靈之肯定。在「道德」和「真實」的規律之中你必須選擇其一，並且往往你只能選擇其一，因此構成了一種觀念：「『善』包含了某種程度的犧牲，但這種有形的犧牲却可換來無形的欣慰。」但善並非一種契約的行為，它是積極的、不以目的為目的的心理狀況或行動。如果因為可以達到預期的結果（譬如欣慰）而去行「善」，不免貶低了善的價值。

「我認為如果受人憎恨的的確是自己的真面目，倒也遠勝於受人愛戴的並非真是自己本人。」



你無法知道別人的心，但有一點千真萬確的是：你自己的善由你自己決定。

B之一●我能成爲什麼？

「對於上帝創造了我，我不再能夠感激，如同我不會因爲我不存在——假如我不存在的話——而對祂有所怨尤一般。」

我很滿意自己能夠進入醫學院就讀，但來到之後，却又感到有點手足無措。上帝是公平的，祂不會因你獲得你想要的便感到安適。

三年的醫學院生活徒然塑造了我畸型發達的右肘（打網球所致）和一副自以爲是（以蓋爲樂）的嘴臉。繁重的醫學課程剛剛開始，才驀然驚覺自己已懵懵懂懂過完三年。抖抖衣袖，一片塵華灑落滿地——那裏面有撞球場的滑石粉，有網球場的紅土，有三天一次郊遊沾來的泥巴石子和五天一Party沾來的脂粉香水氣。若要問三年來在學校裏得到些什麼，大概只有解剖室裏的屍體和福馬林混合而成的濃烈氣息使我對於自己是一個醫學生的感覺加深加重了些。走在百米道上那三百度的近視幾度看不清橄欖球飛來的方向而險遭不測；聯考留下來的紀念——一副排骨架子——幾經仙風道骨來往於教學大樓與網球場間只賺回了四公斤的體重；久違了的書桌每每於期中考期末考前一兩天才伴我通宵達旦……。這一切有如是一場「多彩多姿的噩夢」伴隨我拂走的塵華飄然而去……。

三年來，在學業上我自認是交了白卷。我一度會爲自己的無能動搖了信心，而陷入無端的矛盾之中。但我却因此而學會了思索——思索使人成長，而成長是一種經驗的累積，它給我的啓示遠超過我有生以來的

任何一次「三年」。這段時間裏，我嘗試著去體驗人生，在千百次深刻而尖銳的心靈之衝擊下，我感覺在此以前所過的十九年都白白浪費了！三年來，我學會了：

使自己快樂，不忘記自己的希望，並且充分地生活

困擾、打擊似乎永遠蟄伏在我的身邊，我並不懂得恨它們。由於它們，我才能爲自己在不斷的肯定中尋得一些原則和方向。難道不是嗎？在風平浪靜的海上，人們安於眺遠美麗的景色，唯有在波濤中，你才會掌握生命的舵，駛向理想。

我的帆已升起，我的船將駛往何處此刻已不重要，因爲我關心的是我「能」駛向何處。我能成爲什麼？

B之二●我們都蒙受了羞恥●

這一生中，我認爲自己有兩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我生下來是一個男人——這是我所願意的。第二件是：我希望自己成爲一個醫生——這是我所不願意的——由於我是一個男人，我才有幸在一個男人的黃金年華，遇見了久已繚繞在我心目中的偶像。

——由於我希望成爲一個醫生，我必須忍受一些殘酷的事實。

自古以來，沒有一項職業像醫生那樣受到人類社會的推崇、景仰，也沒有一項職業像醫生那樣受到社會的嘲諷與不能諒解。而在目前，後者的情況比前者更加明顯。面對醫學之父蘇格拉底所說過的一句話：「醫生而兼哲學家，那就是一個神了。」我有太多的感觸。現在一般人——不，大多數人對醫生的看法有如

：「醫生而兼厚黑學家，那就是一個鬼了！」也許真的是神而不是（吸血）鬼，但絕不是蘇格拉底所說的「救世之神」而是「財神」罷了！我們到那裏去再找一個華陀？一個史懷哲？每天報上所刊登的有關醫院或醫生的文章，你有沒有看到過一篇褒揚醫德的？你曾經聽到或看到多少個「良醫」的故事？翻開不久以前的報紙，一連幾天都是一些怵目驚心的標題——

醫院大門敞開，坐而待「斃」
平民有病無錢，休想叩「關」

學醫行醫念念不忘者豈僅鈔票是耶？
仁心仁術徒見一區高懸事實云乎哉？

——八月四日

促進醫院合理收費，衛生署採強硬態度

三家醫院掛號費漲價衛署要求還原

將對一般醫療費用進行審議

——八月六日

看醫師避免上當，有幾點應該注意：

「部分不守醫德的醫師亂敲病人竹桿，輕率的下診斷，使其他潔身自愛的醫師跟着蒙羞。……」

——八月十一日

（以上均見聯合報）

身為一個醫學院的學生，我已習慣於社會對我投以的眼光。如果一個人的希望可以改變，我寧願自己會希望一些別的行業以做為我終生的理想。但「希望」有如一個人的生命，在上帝製造你以前就已經被認定。一個人「希望」自己成為什麼可能是沒有理由的，但往往會有些造成他對自己的希望非常「遺憾」的特殊理由，而這些理由又無法使他改變自己的希望。

已故作家王尚義曾悲憤地說過下面這段話：

「我們抱怨自己苦悶、失望，我們究竟為快樂和

理想付過多少痛苦的代價？我們不滿現實的一切，我們究竟為可憐的現實貢獻過什麼？我們高談闊論，藐視價值，我們又真正的懂些什麼？所有的都是自欺罷了！」

冷漠與逃避終不是解決的辦法。少數人的無知使我們蒙受了羞恥，我們豈能因此而自我陶醉於「杏林春暖」的唯美式現代神話中而置現實於不顧？除了書本和考試，難道再也沒有值得我們關心的事？我們一味的爭取高分，爭取醫院，我們會否靜下來想過：我們該爭取的是當一個「好醫生」，而不僅僅是一個「好的醫院」的醫生而已！

B之三●我希望我能做好它●

「耶穌說：『父啊！我竟不知世間有這麼多殘疾，我竟不知世界的憂苦如此深重，如果我醫治他們，用盡我的一生，仍不能治癒千分之一！』」

於是上帝創造了醫生。

生命是一種歷練的過程，而實質上，生命為廣大的宇宙帶來了另一項深不可測的謎。「探討生命」始終是人類的一項重要課題。先哲的研究點點滴滴匯集起來，使人類對自己甚或其他的生命有了更多的瞭解，這種瞭解不僅囿於有形的個體之構造，更重要的，藉著這種瞭解，人類領受了生命的真義。千百年來，生命不斷的誕生、老化、死亡，而人類千百年來不斷的努力已經將生命帶到一個嶄新的境界。人類憑其耐心與智慧已能有效地控制生命——抵抗疾病、延續生命，儘管他們仍無法解開「生」「死」「靈魂」之玄奧，但他們却獲致了比這些問題的答案更重要、更有意義的成果——愛護並促進生命，把具有發展能力的生命

提昇到最有價值的地位！

「我不能挑選最好的，是最好的挑選我。」

——泰戈爾——

感謝主，讓我有一個機會如此接近生命。唯有當我用解剖刀小心地在我同胞身上劃過時，我才領受到生命的尊嚴，我才意識到「生」之可貴！

我很幸運，能成為上帝的選民，以從事人類至高無上的職業。願我能記取社會上所有對少數從事此項職業者的指責，以作為我今後執業的鑑鏡。在我有生之年，我將誠惶誠恐地貢獻一己的學識和能力，去做好一個醫生——願上帝助我，我僅僅要做好一個理想中的醫生而已！

C之一●瞭解自己●

機械文明正飛躍似地向前推進，物質文明已然捲起軒然的漩渦，人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恐慌，莫若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人類「人性」已無可救藥地被禁錮在物質的無壓需求之中。人類從廿世紀起便傲然以「科學」作為人類進步的表徵，而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這個所謂代表人類希望的事業上，殊不知這種科學的「文明」已經將人類自己逼向一個死角，而要從這個死角中走出來要比走進它困難得多，因為在人類逐漸走入這個死角的當兒，「人」的特質已被嚴重地忽略了，「倫理」淪為次要或根本不需要的東西，而這些恰是維繫人類歷史繼續存亡不可或缺者——以前如此，現在如此，以後仍是如此。「人」無視於這種自身特性被忽略後將產生的嚴重後果，却日以繼夜的自我陶醉於「進步」與「物質」的享樂之中，「人」已逐漸地把自己變成一架「機器」而渾然未覺……

「物質」污染了所有有人類存在的地方，這種潛伏的危機是否已達致無可救藥的地步？答案仍存在人

類自己的心中，換句話說，除非「人」對自己有更充分的瞭解，否則「人」便沒有希望從「物質」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人先有不為，而後有所為。」——孟子

身為一名醫科的學生，常會遭受如下的問題所困擾：「你為什麼選擇了唸醫？」我通常只有這樣回答：「這是我的理想，除了它，我找不到更適合我的。」你永無法瞭解你自己為什麼會有這種理想，但你卻可以為這個理想而奉獻一切，犧牲一切，如同一個以物質為理想的人可以為物質奉獻一切，犧牲一切。唸醫的矛盾，在於你立志成為一個「懸壺濟世」的良醫當兒，你便感受了物質需求的壓力。在你的精神尚完全獨立自主於當一個「醫生」的時候，你已無法不正視「物質」所產生的副作用。以「物質」為目的唸醫學為手段者固為我們所不恥，因「物質」的誘惑而動搖了唸醫初衷的人更為可悲！在「醫德」沒落的今日，我們能不細細品味孟子的這句話？

C之二●一個哲理●

人道主義者史懷哲在他的「文明之衰敗與重建序」裏曾說過如下一段令我深省的話：

「只有當我們能夠賦予世界及生命以真正的意義時，我們所獻身的行動才能夠產生具有真正價值的結果。只要我們視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毫無意義，我們就沒有想在世上完成任何事情的目標。唯有當我們肯定世界和生命擁有某種意義，或是我們樂觀地思考時，我們才會為了我們稱之為文明的普遍精神上與物質上的進步而努力。」

不可否認的，人類已就溺於虛偽浮華的外在世界許久而毫不自知，原先存於人類心中，支持他們生存下去的生命之理想已然腐敗變質。文明的重建，人性的重估，也只有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個人都邁向「尊重生命」這個哲理而奮鬥時，才有實現的希望！